

寫什麼？

默涵

假如你是一個打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，去請教一位老作家，應該寫些什麼？回答很可能是：寫你所最熟悉的東西。

這個回答，自然是沒有錯的，自己所不熟悉的東西，勉強去寫，當然寫不好。這不但文藝作品如此，寫任何文章都是這樣。

可是，這只是就作家一方面說的。記得有人打過一個比喻，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關係，有如母親之於他的產兒，胎兒一出世，他就不

再是母親身上的私有物，而成了獨立的社會的存在了；作品也是如此，只要一出版，它就成了讀者所公有的東西，就不再是作者的私有物了。因此，如果從讀者方面來說，單有上面的回答就不充分，而必須加上一點：寫讀者所最需要的東西。

有人會問：如果讀者需要色情文學，是不是作者就去寫這樣的東西呢？回答很簡單，就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作者。如果他是反人民的作者，那末，他就根本不會來

向這樣的問題，就是讀者不需要，他也要寫的。如果他是一個人民的作者，那末，他會知道，廣大人民所最需要的，是如何幫助他們更清楚的認識現實，同時，而又從這裏眺見光明，從而激動了他們更勇敢的去作改造生活的鬥爭。廣大人民永遠是前進的，向上的；需要墜落的刺激的，只是極少數社會的渣滓，那不是我們的服務的對象。你是一個人民的作家，那末，當然就要寫人民所需要的東西。

可是，由於出身，處境種種限制，一個作者所最熟

悉的東西，不一定就是人民所最需要東西。我們的作者絕大多數是不大和羣衆接近的知識份子，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，所見所感，往往和人民很少關係。知識份子的感傷，個人的愛憎，浪漫蒂克的情調，一個知識份子常常是最熟悉這些，單純寫出這些來，也許可以得到某些趣味相投的知識份子的愛好，但它和廣大人民是無關的，對於廣大人民的鬥爭更是少有益處。

所以，一個作者選擇他所要寫的題材不應該單純以熟悉或不熟悉爲標準，更

重要的，倒應估計這個題材的社會的意義，乾脆說，就是政治的價值。一個題材既有意義，又是熟悉，自然最好不過；一個題材雖然熟悉，却無意義，那就不值得去寫它；一個題材很有意義，但是還不够熟悉它，怎麼辦呢？我們說，那你就應努力去熟悉它。正像科學家研究自然，認識自然一樣，文藝工作者也有義務去研究社會，了解社會。知的開頭，總是不知，實踐的結果，才成真知。作者不能深入到大衆中去，自然是受着環境的限制，不過要是自己設法接近

羣衆，也并作完沒有可能；如果以「只要寫我所熟悉的東西」爲描箭牌，心安理得，因此，放鬆了可以做到的接近羣衆，熟悉現實的努力，那也是不對的。

寫什麼呢？

我的答案是：寫廣大人民所最需要的東西；這樣的東西，如果你熟悉它，當然是最好了，如果你不熟悉它，就應當努力去熟悉。

歡迎投稿

歡迎批評

一個人的下沉

君·放·

文孫又來信了，寥寥幾個字，橫七豎八地寫着：

「××：

我無話可說，再多的表白也不過更證明我是一個殺人的幫兇吧了，像囚在籠子裏的鳥，我成天地只是想，但一切又多麼無用，我失掉了自制力，當我接到一篇謊言和欺騙的文告時，爲了我的職務，我不得不違背着自己的意志翻出來，也許這篇東西流傳出去會擾動千萬人民的心，會在千萬幼稚的心靈上塗上一層陰影，但我知道，我無法解脫。這裏的宣傳攻勢更加緊張了，每天都

在製造謠言，那些先生們蹦着一付吃人的嘴臉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世界拿在手裏一樣惡狠，他們又那裏是在做新聞工作，我越想越覺難過，我太對不起朋友和一切關心我的人，除了笑我還能做什麼？我的力量只是在造謠啊！

文孫，卅五，六，卅日」

叫文孫的這個人約摸廿五歲，瘦削的臉，兩隻燦燦的眼睛，顯出一付早熟後而過份疲勞的容貌，清癯而平庸，去年在大學畢了業，

唸的是新聞系，志趣和事業當然也在新聞方面，懷着滿腔的熱情樂天地要在報館或通訊社中有一些成就，他蔑視那些謊言，和那些來自官方的宣傳，他希望用他的毅力去建立人民的輿論，他畢業時拍着我的肩膀向我說：「老弟，兩年之後，我要成爲一個真正的人民喉舌。」我默然祝福他。

從此，他就滾入社會洪流里，很不湊巧，由於在後方覓職業的困難重重，他迫不得已進了一個有名的通訊社，爲了生活，職業逼得他不能去有所選擇。

生活使他走上了這條路，這是這時代這國度里的特徵。

去年十月，他進通訊社的第二月來信了：

「××，

我已經開始工作一個多月了，平板無奇地在桌椅上消磨晨光，他們要我作什麼，我就得作，有時我爹他們翻很多的稿子，這些稿子都是反蘇反共的，而且他們還特別教我一套翻譯技術，那就是遇到有「團結」的字就必須譯成「統一」，遇到「內戰」就得譯成「內亂」，我質問他們，他們就用恐嚇來要

挾，我想離開，他們說要監禁我，萬一我真的離開了，我的生活又怎麼辦？你想，於是我又只有呆下來了。

其實這裏的待遇也不算壞，物質的享受也比較優良，可是除了享受以外，我的意志，我的精神就不需要健康地休息嗎？我開始去和他們親切，幾次的嘗試都失敗了，他們都戒備深嚴，不願多和人談話。

也許這只是初來的現象，看以後吧。

文孫、用四十月」

寒冷的十二月的一個晚

上，我躲縮在宿舍翻閱着信件，有一封是文孫那天早上寄到的：

「××：

後悔似乎已成過去，泥腳越陷越深了，生命被縛在一支枯萎的樹幹上，除了死亡，已無路可走了，我已十分明白我的地位，但是我總有着一個幻想，我想那些人有一天是不會再造謠，我以為人總是有良心的，所以我還是等下去，爲了我的肚子，我還是要呆下去。

大家都這樣冷淡我，我出來又有何用，雖然我明知自己掉進泥潭，但我怕拔出腳遭受到輕視和冷酷的待遇。

文孫、卅四年、十二月」

不久，又是一封信，寫着斗大的字，可以想見他的情緒是多麼的激昂和痛苦，他說：「憤怒佔據着我，怎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，這次××事件，所有的消息都是謠言，每天晚上某某大官都要來社里親自在杜撰消息，我想去制止，我要用最後一點的熱情去制止，但話在嘴邊，勇氣消失了，一個大問題呈現出來，誰又能知道我而援助我，於是默不作聲了。

夢想給粉碎了，我開始大量喝酒，借酒消愁，但越喝越悶，沒有友情的溫暖，沒有意志的自由，沒有人情

的慰藉，成天做着違反自己的事，成天製造美麗的謊言，一切的美麗的幻想，一切的知識，一切的教育，又拿來幹什麼！社會上有一種人專門使你墮落，使你麻木，而我們的反抗力竟是那麼微小，我們倔強的只是外表，我們的心軟弱得像一根燈草，我想走了，但又到那兒去？」

我想起了他一雙閃爍的眼睛，記起了他曾批判過我的一句話：「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必須受到社會的考驗後，才能堅強起來。」

三個月後，他又給我一

信，字跡比較整齊潔淨了，似乎跳躍着一股活力，我看見了就像看到了以前蹦蹦跳跳的文孫了，他信上寫着：

「××：

最近由於一個以前同學的介紹，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，我們一禮拜內讀好幾本書，有文學，哲學的書籍，我們也談時事，有時我們也出去玩玩，生活在一起，他們都勸我退出××通訊社，我考慮了很久，我決心要提出辭呈了，我要和他們一刀斬斷，我發覺社會還是有着新生的曙光，不久你就可以聽見我得救的消息

了。

文孫，卅五年，三月」

已經三個月沒有他的音信了，他到那兒去了呢？不料，他的信終於來了：

「××：

厚着顏面我又向你寫信

了，我撕毀自己的諾言，不，也應該說是社會上那一批壞傢伙撕毀的，我仍然又在××社留下了，有什麼辦法，自從社里聽到我要走的消息後，他們就派人到處打聽和我接近的人，終於他們知道了我們這個讀書會，用盡方法，他們破壞了這個

會，給加上帽子，一些朋友也就遠離此地，我無法，又陷入這種圈子，當我一個人任的時候，我是會放慮得很多的，尤其是我以後的出路，我的生活，于是我的勇氣漸匿了，我又把希望寄託他們，望他們自己的覺醒，說句老實話，我已對這種工作成麻木狀態，無所謂的處理了。

我相信着人的良心，所以我也就相信人的善。

文孫，卅五年，六月」

學校已放暑假，收到了他潦潦數字：

「××：

路走不通，證明我的失敗，我想自殺，我正在培養自殺的勇氣，請你不用勸阻我，我已明白了所有的事情，我只會思想，我恨行動。而這個世界要行動也就是罪人。

文孫，卅五年七月」

七月未抄，天氣悶熱，似要下雨的樣子。發霉的空氣停留在大地上，我正在檢視以前的行囊，翻到一張文孫給我的照片，背面寫着：「我的出生和你一樣是大地主的家里，我的成長在溺愛中，我環境是過份的細弱和

關於約翰·斯丹貝克

鐵弦

一九三九年春在美國文壇上出現了一部驚人的作品，美國的出版家們都一致承認。十年來，沒有一部作品能像這本書那樣地被大眾所愛讀。這本書雖然遭受了某些人的非難和禁止，但是牠仍然狂熱地在美國社會裡被人們傳誦着。這部作品便是約翰·斯丹貝克的「憤怒的果實」。

約翰·斯丹貝克 (John Steinbeck) 於一九〇一年生於美國加里福尼亞州。他的身世在美國作家中最像傑

克倫敦，他做過農場上的傭工、木匠，石匠，油漆匠，和賣報伙。在生活裡他看見了許多，感受了許多，也可以說他經歷了高爾基『大學』。據他自己說，他開始寫作是在十二歲的時候。不過那時祇是模倣一些老作家。他的第一部小說「黃金杯」(Cup of Gold) 是發表在一九二九年。這部小說描寫一個海盜亨利·摩爾根的冒險生活。牠的主題是離開了現實生活的。這種形象在美國小說裡並不算生疏。所以這

庸懦，而我企求進步的心總是在逃避着阻力；請你了解我，有一天我會變得堅強的。」

我正在凝視他的兩隻閃爍的眼睛和一張清癯的臉，郵差送來了一封信，拆開了，不是他的，是另一個朋友的信，上面寫着：

「文孫已於昨夜服毒自殺，臨死高呼着：『我太軟弱了，我太軟弱了。』」

一個孤寂的靈魂終於敵不過更大的巨影的譴責，向世界告別了，那個朋友的信上這樣接尾：「文孫沒有懂得生活，所以他只有死了。」

部作品仍然脫不了模倣性。

之後他的作品陸續出版

的有：「天堂牧場」(一九

二二)，「給一個無名的上

帝」(一九三三)，「人鼠之間」

(一九三六)，「勝負未分」

(一九三六)和一篇自傳體的

小說「赤駒」(The Red Pony)。

這篇小說在一九三八年獲得

了「奧亨利獎金」。

「天堂牧場」(The Past-

ures of Heaven)，與其說

是一部長篇小說，不如說是

一部有連續性的短篇集。他

在這部小說裡，已經不是模

倣而第一次表現了對現實的

態度。這部小說包含着十二

個短篇，其中的人物有農場家，牧師，他們都懷着一種開發土地的幻想，但是結果都慘敗了。

「人鼠之間」(Of Mice

And Men)是描寫兩個加里

福尼亞農場傭工之間的友

愛。他們沒有家，沒有住

處。但是他們之間有堅固的

友誼。這部中篇小說出版之

後，引起了整個美國批評界

的注意。因為他描寫得這兩

個人物非常生動，所以「斯

丹貝克的英雄」成了美國文

藝界和一般社會的流行名

詞。他所描寫的人物在美國

文學裡並不算新穎。奧亨利

和傑克倫敦都曾描寫過良善的傭工和樂天的流浪漢，但是斯丹貝克的人物都是一些在生活岸邊掙扎着的不幸的人們，他們賣日工，賣季工，飄泊無定，嘗遍了生活的痛苦。「人鼠之間」曾編為劇本，在美國劇壇上也很受歡迎。最後我們講到斯丹貝克的代表作「憤怒的果實」。這部長篇小說實際上是三十章相連續的片段。這部小說描寫姓約德(Joad)一家的流蕩生活。在結構上，一方面描寫約德一家的流蕩，另一方面還襯托着美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變動情

況。英國作家 Calder-Marsh 已在一篇論斯丹貝克的文章裡，對於這部小說的內容，有一段很好的介紹：

『約家這些人是一個家庭，但他們都是千千萬萬家庭的代表，他們吃苦受難，因為耕作的新方法和銀行和從中西部掠過。他們世代靠家庭農場，而現在，他們人家也沒有了。』

但從老遠的西部却有連帶了傳單來說，加州有的是工作和財富。需要上萬的人摘水菓，于是上十萬被掠奪了的農人、和他們的家屬羣趨往加州——那豐腴之地。

而「憤怒的果實」是這些家庭中的一個以及他們全體的敘事詩。家具以一半的價值出售，舊汽車化兩倍的價格買來。最末的一匹豬宰了，醃了起來。一家人擠在那輛舊車上，還帶着帳篷，鍋，衣服，器具，和狗子，跋涉二萬里，過沙漠，翻山嶺而至太平洋。

錢買汽車不很夠，不吃飽也省不下什麼錢來。他們在道旁歇宿，就在露宿的第一夜，爺爺死了，沒有錢好地葬，而且葬而不報又是犯法。所以他們將他埋在大河旁邊，恐怕人家現了，以為是謀死的特從聖經末尾，扯紙一塊寫道：

「此乃威廉，哲姆斯，約德，中暑而死，老了，老爸。他的家人埋的他，因無錢出喪故也。誰也沒有害死他，他就是一個中暑死的。」

他們和威爾遜夫婦合併一車，加大載重。一天又一天，一里又一里，他們走着，碰見了作同上遷徙的人們。他們關心着那個小而重要的問題：車胎受得住？錢不用光？祖母對祖父之死如何呢？一方面是狗子在路旁被輾的悲劇，一方面是經過一城時，羅薩沙恩和康尼望督有趣的人們苦笑，下一次的汽車間在何處？他們還有足夠的餘款麼？

……
他們到——沙漠邊上，那

里有一條寬闊，清涼的河，諾亞（約家的長子）已不能再進一步。他沿河飄泊，他一去而不回。他們和威家分手，因為威先生病得不能動彈了。被旅行告終便有工作與金錢的這一幻想騙使着，他們還是奮勇前進，將祖母的屍體藏在車背上的防雨布下而過了加州邊界。

當他們登上山頂，看見那富谷躺在下面時，大家狂喜了一會兒。

他們站着靜默而畏縮，在偉大的谷前困惑了。一架風車在陽光下閃着，牠那旋轉的葉身係一架小回光信號

機，遠遠的。盧賽和文非爾德望着牠，盧賽低聲說：「加里福尼亞。」文非爾德動着嘴唇，默默念着那音節「有水菓」他大聲了說出來。

這也只是「一會兒」，在加州，他們到了一個被叫做「胡佛園」（指美國經濟恐慌所造成的貧窮村落）的小城外的營房。沒有工作，而且保安團來將帳篷燒光了。他們進政府辦的農場，在那里快活，舒服了一些時候。但爲了找工作終于不得不離去了。他們找到了工作，都發現他們是被利用，爲罷工破壞者。他們那麼需要錢

用，只好硬挺下去。但罷工一被破壞，他們的工錢就減到罷工者不願得的數目了，——！這書我毫不猶豫地說，他是二十年來美國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小說。」

蘇聯批評家阿布拉莫夫對於這部小說的內容曾經寫道：「

——土著人變成游牧者。改變着家庭的外貌——老人們在途中死去，長子出走，女傭拋棄了懷孕的妻子而不知去向。改變着兩性的規律——母親變成家庭的主腦。改變着家庭基礎——小孩子們沒人照料，變成野孩子。改變

着性格，心理，世界觀。湯姆（約家的次子）——一生本可以做個只顧自己的土地，只顧自己家庭，只顧自己個人幸福的小有產者，——變成一個爲人民利益而奮鬥的戰士。年厄運的打擊之下，約家的精神堅強起來，意志磨鍊着。他們變爲整個受難的，但摧折不了的人民底象徵。「我們死不了，——母親說——。人民，他要活下去——他少許改變着，但他永久生存。」

·「憤怒的果實」出版後半年便銷行到二十萬冊，以後更逐漸增加。這部書的流行並不是由于廣告和書評的

鼓吹，恰恰相反，除了幾種批評雜誌對於本書予以好評外，南部及西部各州報紙有的表示緘默，有的則大加抨擊，認爲本書是「扯慌」。去年春季，加州各圖書館已經拒絕借閱本書，其他許多地方有的焚燬，有的在郵遞中便扣留了。這部小說在美國已拍成電影，俄譯本已經在蘇聯出版，從斯丹貝克的第一部小說「黃金杯」起到「憤怒的果實」，這之間，他走過了悠長的創作之路。最初他模擬前人的小說，遠離了現實生活，繼而追求自己的主題，自己的體裁，表示了自己對現實的態度。

斯丹貝克初登文壇是一個布爾喬亞的人道主義者，充滿了對被生活所損害了的小人物們的憐憫。今天我們有權來談他的革命的人道主義。對於小人物的憐憫變成了對造成這種悲慘生活的過失者的憎恨。斯丹貝克的小人物被屈辱了，但沒被壓倒，是不幸的，但摧折不了，被損害了，被損害了，但還能爲損辱而復仇。今天他看見成熟着的憤怒的果實，明天他將要收穫這些。「不會憎恨，便不能真誠地愛」——高爾基會這樣說。斯丹貝克便瞭解了這一點（A）阿布拉夫莫。

語 言

亦·門，

以沉默爲語言吧

有包容世界於一體之內之感：

綏風在呢喃

樹幹在伸欠

雲沒有動

水靜。

麼

什

寫

沉默是多好的語言啊

了解者可以相對含笑

沉默的山巒和山巒

沉默的飛鷺和飛鷺

語言在了解者不必要

而對不了解者又如此多餘。

當杜鵑鳥成羣在門外痛苦啼喚

當颱風在海港間激烈衝擊嘶喊

我聽見了有皇杖發怒叩地在作斥叱

——你們鬧些什麼！

當白楊樹葉向月色輕柔而暱語

當重榴彈和土地轟然互相衝突

我聽見了市僧們口吐飽嗝如聯珠，有若不

勝其煩

——討厭死嗆！……

沉默的巖石中有火

沉默的海谷中有珊瑚樹

沉默的蒼空尚遠而無可踰越

沉默的石榴飽蓄紅潤肥腴的鮮汁

沉默的荊棘四面伸張倔強而鋒利的叢刺。

孟軻雄辯、

耶穌有信心

蘇格拉底娓娓不倦

但是

拿破崙用的是

劍啊。

當暴雨欲來未來的直前

蒸熱苦悶又蒸熱苦悶

連蟬也——啼鳴得不成聲音了啊；

而到巨雷轟然一擊而大地彷彿不可避免爆

炸

來了！

那是已經到了啊。……

石榴彈靜靜地，穩穩地

容易被塵土所掩覆

被鏽垢所剝蝕

污辱中牠沒有任何聲音呼喊以及呻吟——

而當牠發聲時

牠最響亮！

牠要索的是

血！

當遊行和口號滿街擁出

人第一次聽見一部歷史底最洪亮雄壯的語

言

如此激怒而又如此愉悅的，

沉默於蛻棄

而我將以我底一聲被容納

如同容納涓滴於海嘯底汪洋。

高爾基的『母親』讀後

霞·玲

從包包店回來，看見農民們困苦的生活，也聽到被壓迫者的覺悟的話語和忿怒，使我想起了白髮蒼蒼的『母親』，捏着拳頭的羅平，病在床上的郭哀爾，長瘦而駝背的薩凡利，藍眼睛的鄉下人，以及關在牢獄裡的瑪爾考夫……和伯惠爾，他們爲着改變自己生活，爲着解放世上的人類，爲着要使人復活……他們都獻身於革命運動了！

他們一個錢的報酬都沒有地指導大家，使大家知道幸福的道路，同時，他們毫不欺騙地說明了，這條道路的困難，他們從不勉強人家，使大家聽從他們的話；可是一次和人們接觸，人們便永遠不會和他們分開；因爲人們一定能夠知道，

祇有這條路才是對的，他們非向這兒前進不行：

在這帝俄的壓制下，正如莎菲所說：『民衆的意識沒有成長的自由』，要人民起來，非去喚醒他們不可！民衆才是無窮盡的力量……祇有和他們站在一起，才能完成一切事業！這理論，在他們鑒苦不却的實踐下，獲得成功了，你看：

他們深入了農村，走進了工廠，和工人農民攜起手，和他們談話，供給他們的書報，在那爲着富人娛樂而辛勞了一世的人們心裡，喚醒了團結的感情……

柏油工人羅平被激動了

『使人們大家親密起來，這是偉大的工作，假使幾百萬人知道了，我們希望的事情，那麼，他們一定能够善良起來，這種善良，就是偉大的力量……』

瘦長而駝背的薩凡利開了口
『爲着民衆……我是還有用的，我，就是這種社會罪惡的證人』剛說完，又喘起來，四肢縮成一團。

誠然，這不是某個人的苦痛，這兒說的是大衆的苦痛，認清了這一點，也就明白個人的不幸，是和大衆聯繫着的，換句話說：要解決個人問題，必先解決大衆問題，個人和大衆是分不開的，所以死了媽媽的娜它夏姑娘相信，『好人不只他媽媽一個，她的後面，一定會有許多跟着的，』把自己擴大了。

就是病人膏肓的郭哀爾，始終沒有變動他的意志，『假使不做工作，那活着也是徒然的……這是沒有意義的……』

他們在這同一認識下，他們的心，投入同一的意志裏。

× × ×
羅平被捕了，因爲他在工廠裏傳遞書籍。

他沒有怕，爲着真理，更大胆地向民衆控訴了。

——因爲這些書，講着真理，這些真理，在我們看來，是比麵包還重要的事情。（我們想想，沒有思想的生活是多麼枯樸呀！今日的中國農工，他們也正在迫切的需要呀！）

——弟兄們，你們不看一看自己的生活嗎？你們怎樣被人剝削？怎樣被人欺詐，難道不知道嗎？……你們的權利呢？除出餓之外，不是什麼權利都沒有嗎？

（在今日的中國，就連小資產階級的我們，也還不是在被特權者剝削和欺詐，看見特權者在我們面前屠殺了人，我們只是張着嘴巴看看，還目鳴得意地說，『沒有打我呀！』）

——可是，我是不怕的，弟兄們，我

早不怕真理的，真理是在我心裏生活着：

（我慚愧，他是一個工人，我看見許多號稱文化人的中國人，爲了苟且一己的生活，却賣掉自己靈魂，認賊作父，屠殺自家的中國人。）

——我們自己，應該用我們自己的同志來解放，除出自己之外，還有誰來幫忙？

（是的，我們應該相信自己力量，自己估量自己，不要從敵人，應該從自己的同伴……民衆裏面是有我們同伴的呀！）

——看，這是我的血，這是爲着真理而流的血』

（這是光榮的……）

——真理隨處都有，隨處都在萌芽：在官廳方面看來，這是和小刀和火種一樣的東西……當然，他們是不會歡迎的，真理可以切斷一切！燒燬一切！在我們看來，真理是我們善良的朋友，在官廳看來，真

理是可厭惡的敵人，所以，他們不願將那些書籍給你們看的……

（這裏也給了我們一個啓示，今天的政府，爲什麼不允許我們學術自由，爲什麼不允許我們言論自由？爲什麼……？）

憲兵喝他閉嘴，他還是在嚷……

——拳頭是不倒真理的。跟着的羣衆，越走越多了。

署長氣瘋了，命令憲兵尼基它出來打他。尼基它剛走近來，羅平和氣的說：

『對啦，大家看吧！那野獸用我們鄉下人打鄉下人啊！』人畢竟是人，人是有人性的，『鄉下人』這三個字提醒了尼基它，是呀！我們鄉下人一世都在吃苦，一世都受損失的，總之，我們都是奴役者呀！難道我還幫助奴役我們的野獸來打我們自家的人嗎？